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五

宋　鮑彪　注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補王公別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

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怨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昭奚恤謂楚王曰王元作里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為強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令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與魏共攻之害必深矣趙之害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淮有睢陵梁國有睢陽南臨濊水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謂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

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

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為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己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江尹乙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山陽屬魏知為魏人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恐可以為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

泄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讒口之資耳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色言謬以不然必下其手皆畀下意色見舉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

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結駟千乘旌旂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嗥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有狂兕𨁈（元作牂）車（集韻𨁈音詳趨行也若牂則羊耳）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幢也）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與誰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

言與王相次如之 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言二人同車 大王萬歲千秋之

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願為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 又何如

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

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

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謀其宅以卜其罪有罪則宅

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客因請元作謂下同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己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

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或八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東有夏州東礼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海陽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南有洞庭蒼梧交州郡北有汾陘之塞陘名陵陘亭郇陽徐注令順陽屬汝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

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它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䇿者相去逺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如懸旌旌析羽注旄首而無所終薄薄泊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以精進士卒

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𩔰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究横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忠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禄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補）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闕穀於菟）緇帛之衣以朝（緇黑色）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月）之積故彼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見哀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掩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廣（封封域廣猶禮六廣言無事故不察治）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定四年注楚地）兩軍（補）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元作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擊也)若捽一人(捽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屬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書)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兵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崢嶸之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雀立踊也)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狂殫氣絶也)旄不知人(旄眊同無目也)秦王聞而走之(走去音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人也)楚使(去音)新造盭(楚官)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不)起寡人聞之萬乘

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嬀山東益齊楚地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闕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豈高唐耶舍闕奔郢曰若有孫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雞是所以治

者離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牲牢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至今無冒冒謂犯法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

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低貌）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元作章）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矢）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也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為已資藉）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

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也）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補）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

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次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懷王（咸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馬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鯉）為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為謂

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絶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絶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絶齊於楚信明矣齊衍楚字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之疑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凡九十字元在韓策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恥之極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五國約以伐衍字齊秦秦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一年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

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衍字也以圖元作齊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魏相）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於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將）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

秦（此折猶屈）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東有越累（元作纍此言越有傷楚之心越近楚故）此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赫此言蓋兩忠楚魏）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時在楚）曰秦王（患）必外向（言合）楚之齊者（與齊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不屈）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

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强秦而有衍晉字楚

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褏美人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圓者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

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墨黑言其髮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馬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曰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

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儀自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翫字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以懽從之習音所謂懽也以從愛女資之金玉寳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以邑為女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内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寳地以為資勢必補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為之柰何曰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為王鄭褏遽説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

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褎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被寢衣也喻其亘延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

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

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郡湔氐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

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雖足故刲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不書三勝

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繕葺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卻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可以此時衆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

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蘓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篲也以洒埽之役自居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恵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

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綿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白圭夜光之璧於秦王傳在諸國之先

張儀相秦復相時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它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謀臣也

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雖必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雎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

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合於齊桓臧楚人為雎謂楚王曰從元作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皆重之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困謂見逐於秦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將收韓魏輕儀而

伐楚（以楚嘗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魏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相結）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楚善儀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且宋王（君偃）之賢惠子也天下

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施）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愛施是為儀之讎而棄儀也）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誠有意為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元作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曰軫猶善楚

為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以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聞其為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

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為惡此鼻故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不遹新人之言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袖則后死久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

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然者（說者辭）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疑即淖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益自秦來）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材能）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諺曰（傳言曰諺）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車則下）見杖起之（在坐則起）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盡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鹿屬）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冡犯即人不趨網之）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拒同）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

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自周出）二（元作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曰耦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也漢北海河南皆有此屬楚蓋河南密也）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集韻耎弱也）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險故梁近楚故也）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圍（元作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況下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

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廣故知其稽故衍字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說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為衍王字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衍字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作成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襄十二年蝨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秦紀注南陽縣有陽人聚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幸元作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策語同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楚官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

得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如不有之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

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名補滑於越名滑見甘茂傳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瀨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名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大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

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相之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故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貿言欲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相魏故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十九年太子橫死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取猶收猶說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悅二人也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由翠賂齊楚必怨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

秦二人得楚賂不復爲秦收地矣秦恐以齊楚合故必不求地不收所効而合於楚若於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

術視人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屬平原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宛尹曰王欲昭雎之乘秦王楚王乘猶凌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爲公令芊元作辛戎謂王楚戎人貴於秦如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畏秦）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

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元作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識之言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

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

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後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雖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

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存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抗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强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蹙也蓋東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與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遠薨夫秦能刼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

子在外郢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子是則太子卒不得立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

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容秦如栖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攷之王皆不歸今此盖其喪歸太子南自齊歸楚為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深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

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盖破於此楚太子横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横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也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新字疑衍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興兵攻故地此恐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盖與署偕秦王昭聞之懼令芊元作戎辛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

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敵之以不能答之也於是答也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平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預汝而問之

（是安得無罪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秦人）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親以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納涓）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

齊(謾欺也以涓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巳)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

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元作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於是使人發騶（騶廄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蟲一名桑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飴）膠絲（飴米糵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繫之）加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為螻蟻食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啄也以喙啄）蓋仰棲茂樹鼓翅奮翼（翅強羽）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以為餧也）倏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鵠鴻也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元作鯉字書無鱔鱔字仰嚙蔆衡衡香草奮其六翮翮羽本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元作䃺盧字書無䃺字碆與䃺聲近集韻碆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元作繒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無磻字集韻礛利也磻以石着惟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以繁矢從高集韻抎下也如折然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鼐鼎絕大者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

聖下同侯之事春秋及史無聖侯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阪也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故與吐反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元作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皆失考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

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内填兵满也江夏有鄳即魏策鄳𨻶之塞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彪謂此策天下之善䂓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它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見史

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壘已植表如華表以别所舍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没也此欲用其衆因以示神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雝同雍屬陳留取之以與之宋宋時已為齊未畡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

擊之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

考烈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三年己亥

唐睢元作且從秦策今見春申君黄歇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盍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言雖險行不避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義高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言二人不待威兵而後稱勇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褐粗衣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夫梟棊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者（招魂曰成梟而牟呼五白注梟勝也倍勝為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武王以鎬（元作鄗屬京兆）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補）勢（時為蘭陵令）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廢因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為上卿客說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刦弒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刦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姧則大臣主斷國專斷於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斷以禁之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

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

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虵傷療而愈之虵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褘衣與絲（禮后服褘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處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狩操安在也苟

卿絶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央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猶田曰嬰子文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

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踐奄之踐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楚軍元作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信者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

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鈞三十斤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攵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説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為從長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刼死奮患有成於患兮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

一墨墨之化（墨黙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冦艾（冦外兵艾已所懲創）不足以横世（横言之敵）莫夫秦涓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集韻嚂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利機上干生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處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子）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戚元作焉字書無僦字戚蹐驚貌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也固陋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元作𥂀車服在車前而上大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當作肤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元作汁灑地滲漉之汗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外阪遷延阪陂也遷延不進貌負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棘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冪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問其聲何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也界也堀穴窮巷堀窟也以窮巷為窟穴沉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濁辱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手瀚也祓去惡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彪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沈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傳試用不可不詳也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所期日）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詭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

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李園先入

臣請為君剸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宫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説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為亂於秦

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暗於事也使萬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時臣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曰以正禦盜奈

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楚皆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戰國策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七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沈啟晋

戰國策卷六

宋 鮑彪 注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安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定王十六年戊寅立與韓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鷙殺鳥也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下同）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

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元作蔡皐狼之地蔡非趙地皐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令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於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元作

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荻荏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蘩醜荻為蒿苫蓋也楚荆也以是為墻廧墻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音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元作城）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

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智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也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

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作

下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地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同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狀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䟽謂智伯至是驕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鑒者至以諜臣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瞢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令復發之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衍兩字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

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嫉）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然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不為上用）如對曰死僇（僇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闕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為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衍字孰謀我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事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

者死女為説已者容脩其容色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宫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扦扦與釫同集韻矛鐏謂之釫刃施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為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衍子字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

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必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彪謂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若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

（郭君善善為鞏者與）

烈侯（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成侯子元年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敬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妬嫉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賔客外䟽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盖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

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横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有兩端指謂從横)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内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氈裘之類)五霸之

所以覆車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幷州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則南陽動（修武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

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己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

同止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

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北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唱元作倡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

成皐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秦所通者因秦也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儐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

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傾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算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貽於名實而為横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習少壅於連難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衆耶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横天下然

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格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吾所苦夫鐵銛（元作鉆下同）然自入（銛言鐵之利若鉆則鐵鍬也義不合此）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人）令臣使於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臣為鐵銛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赧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之（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强）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强）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

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横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令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飭兵故史不書）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忿）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宣）君有瀓（元作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補）熒惑諸侯（熒火光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猶眩）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於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歐驅同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車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從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

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　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説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横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

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僩其恐喝之説加之數年如儀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强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也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委）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敵弱者（與弱為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令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不

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注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共叅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叅錯居其邊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

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纍同引水圍鄗鄗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令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

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元作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令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

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戒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故子其釋之趨

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

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施禮於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

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為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

彪謂拓地闢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

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説皆鈞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寫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謗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補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元作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傃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臣之罪也傳命僕官（傅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

志事先者先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孫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禄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讀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劍黄金師比未詳盖衣章主術訓武靈王貝帶翗翿而朝注翗翿讀曰私鈚頭三字與此小異以傅王子

趙燕後胡服服後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譁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

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前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乎反）不刑而教之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令善也）

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

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

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元作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中重不若新甲之輕循）不可以踰險（言其因舊）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

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固絶五俓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眛此二十五年明豈眛之字耶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章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趙宋楚與二國合齊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郝客謂仇

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相緩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郝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此六字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六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横秦之路以合三晉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五年矣（先是

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云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赦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令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

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衍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戎元作翟韓梁之西邊元作惡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衍仰字而多求地彪謂從横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冨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令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補）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故）違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而）西日者（言昔日）樓緩坐魏（時欲

（離齊魏坐言有所恃）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同）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為三）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衍字）秦以未構（元作御名）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因）餽中山而取地也（餽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

分兵而孤衍字樂中山必之我之猶去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令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欬趙人謂李兊曰趙畏横之合也合秦故言横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令相魏魏秦必虚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虚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聽

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信齊謂仇赫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望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棄據猶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盖章子以齊軍守此齊聞此必効鼓苦鼓里是也齊

南又有二鼓

腹擊（它國人仕趙）為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桑輪蓬篋羸（元作羸）勝負

書擔囊𦈢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顧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閑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鬬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

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兊之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令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

李兊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兊也蘇子出李兊舍人謂李兊曰臣竊覸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兊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先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冝訓注隋侯珠云和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黄金百鎰元從水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孟嘗君擇

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同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乃援元作

抹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言獨趙策見之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講元從才從冓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也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遂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李兌必死令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城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負蒿地缺葛孽元作薜趙記注在馬丘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令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茂同魯下縣有姑茂城封其子死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王者令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

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歳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岷從韓策後並同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令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八伐宋前已去齊矣善韓齊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皆齊人之

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効詘猶順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臣願王之亟元作日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强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强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校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攻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矣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可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

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元作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令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懸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不徒甘之必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封而已實之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

安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癰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衛）楚僻（元作正蓋僻四聲近正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

伐亂宋定身封德强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冓下同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

（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令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補兩字）願得趙（時趙强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珉也（元作岷下同前齊嘗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令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令講必使之如與也）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元作賓）之令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錡（元作踦下同）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錡言有偏重）後合與錡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衍內字）之國（山東皆負海）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令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

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之人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令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他之楚元作曹此皆秦人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强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它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

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代齊得之則珉為用）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缺）韓之太原絶下軹（元作咫）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絶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燥猶爍）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

屈三晉破屈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合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

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令足下功力（謂戰代）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曽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

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恐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

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脣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滅盡）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衍千字）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七百里（言取之易）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王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强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屬之讐柞讐柞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下並同乃西師

以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溫軹（元作枳並屬河內）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傳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閉秦）今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至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慕王

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巳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弘農陝東郡有黎有焦城黎即黎陽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

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湼有閼與）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破秦閼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魏將）廉頗（趙將信平君）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辯博之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

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獮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日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元作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脱一字丘之環未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

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睢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劭訓荆有佽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二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圉亦守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諱今捨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曰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己也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它國人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巳乎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年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巳與樓子有言

矣此言奸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郡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

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巳聽僕也將軍無言巳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非仇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

君必處一馬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强為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羽毛謂箭裂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衍字）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强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

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令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

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匜盤器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鑕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竿元作罕下同鐔蒙須之便鉤劍頭鐶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劍繩猶蒯緱也

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天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為燕昭所破故云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

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今者齊韓相方方猶比敵兩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求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喟即太息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虒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 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今自覺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已病尺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袨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皁衣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燕后太后語）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勿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趙記元年有鹿謂觸讋諫叡皆以從容納説而取成功與夫强諫於庭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歳殽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鋭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

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蘣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

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令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令馮亭令使者以

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缺因其水為漕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

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

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

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

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

守有詔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户之都封太

守千户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元作勉免辭也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内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户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彪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為邦者以遠佞人為急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攵從冓求和也）

（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名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内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耳何事朝秦

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衍字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

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此下衍秦既解邯鄲止六縣而講二十四字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

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郝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誠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

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史註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衍愈字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嘗爭為帝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　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　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顧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郄顧折樓緩之口挫强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

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為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去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

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眾人不

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王烏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叱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固猶必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_{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_{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廵狩諸侯避舍納_{衍字}于筦鍵_{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_{几所据也}視膳於堂下天下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_{籥鑰同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强二國不納必見代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含去音然且欲行天下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

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鄭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概或委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設且慢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

一卒不頓一戟（頓刎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聞（補）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

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爲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騶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忝揄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忘貴之梁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也徐以爲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戰而取寧此九年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曰有猶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大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字行之無所敢疑於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芈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衍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慊愜也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

刳胎焚夭（夭么同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衍字）以友之茅舉（元作舉茅舉趙人）為姚

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為横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讎之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耳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國強之計盡於此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約發議於此時也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而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補無功為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也而衛兵亡其比陽屬南陽衛

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鄙以危之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齊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今魏恥未滅言嘗分衛之憂趙患又起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皆之憂齊不從不與山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元作御名下同言趙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

矣此說欲趙以河閒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侯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人必語從為為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彪謂虞卿之所言皆為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綫類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

之趙利魏亦利矣雖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守破軍之敝守敝守守邯戰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趙罷音疲攻强燕是使弱趙為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

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凡杖勸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原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

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横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與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捐

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同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駙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為外相也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鬬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元作掎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

者智也（萁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萁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萁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萁之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萁以事而（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萁亡走矣（彪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

事茸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軒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收河間不封文信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言亦秦所重今不與地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覺也偽文信侯虛與之河間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相官屬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知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同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字衍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項羽紀成皋北門注玉門北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

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杭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音介元作𩴾字者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罥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名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鞞為信）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即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苈之（贊者美其事以開說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異矣）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元作寶即下致也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敗秦能孤秦臣以衍為字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効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衍重也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衍之字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

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代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懃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名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

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盖趙亦有）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以敵章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建信交之）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二國）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耳非今）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

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席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廕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衍趙王曰三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

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磈如人之癰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始皇三年丁巳

泰名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因留之泄元作世鈞秦人為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原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於接意而遣之趙記二年有

幽王悼襄子元年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史也之趙

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馬為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而親觀其熟勝趙熟與秦大曰不如民熟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熟與之富曰弗如國熟與之治曰不如相熟與之賢曰不如將熟與之武曰不如律令熟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

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恐秦受地而郤郤元作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

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史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馬謙言臣元作百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為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刃名盖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匕首

(自衛扣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病鉤(短傴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拜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村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捆門橛也又相捆也與梱同音衮舉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劒將自誅(縮當作搯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過)司

衍空字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父命捕得斬之不知遷捨此何所聞而云乎出誃元作許門也誃別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劍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牧降秦八年邯鄲為秦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横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

不脩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彼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中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㝡史作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顔㝡遂滅趙牧傳有

凡六十三章

戰國策卷六